



中俄文学互译出版项目
俄罗斯文库



步履维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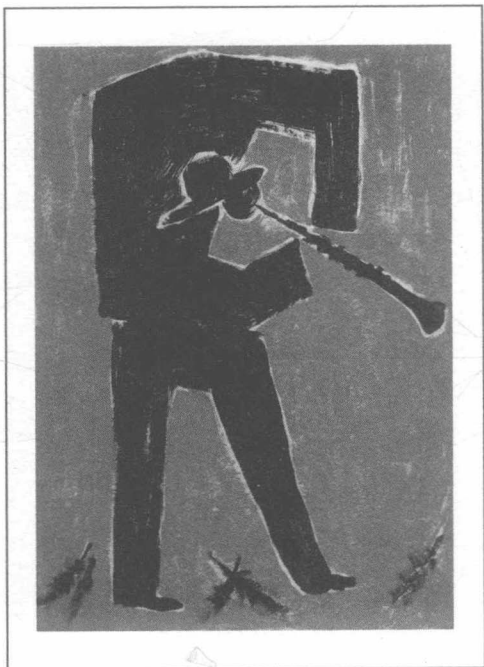
我们是亚美尼亚人，您是吹
双簧管的

Мы, значит, армяне,
а вы на гобое

[俄] 尼古拉·克里蒙托维奇 / 著
Николай Климонтович

叶 红 / 译

中俄文学互译出版项目
俄罗斯文库



步履维艰

我们是亚美尼亚人，您是吹
双簧管的

Мы, значит, армяне,
а вы на гобое

[俄] 尼古拉·克里蒙托维奇 / 著
Николай Климонтович

叶 红 / 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北京 ·

本书为中国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和俄罗斯出版与大众传媒署批准的《中俄文学互译出版项目·俄罗斯文库》。由中国文字著作权协会和俄罗斯翻译学院负责组织实施。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步履维艰：我们是亚美尼亚人，您是吹双簧管的/（俄罗斯）尼古拉·克里蒙托维奇著；叶红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9

（俄罗斯文库）

ISBN 978-7-300-26152-2

I. ①步… II. ①尼… ②叶… III. ①长篇小说-俄罗斯-现代 IV. ①I5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193944 号

中俄文学互译出版项目·俄罗斯文库

步履维艰：我们是亚美尼亚人，您是吹双簧管的

〔俄〕尼古拉·克里蒙托维奇（Николай Климонтович）著

叶红译

Bulūweijian; Women shi Yameiniya Ren, Nin shi Chui Shuanghuangguan de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31号

邮政编码 100080

电话 010-62511242（总编室）

010-62511770（质管部）

010-82501766（邮购部）

010-62514148（门市部）

010-62515195（发行公司）

010-62515275（盗版举报）

网 址 <http://www.crup.com.cn>

<http://www.ttrnet.com>（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刷 北京联兴盛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规格 148 mm×210 mm 32 开本

版 次 2018 年 9 月第 1 版

印 张 6.75 插页 2

印 次 2018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134 000

定 价 38.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目 录

第一章	1
第二章	22
第三章	45
第四章	58
第五章	75
第六章	95
第七章	113
第八章	130
第九章	148
第十章	158
第十一章	172
第十二章	188
译后记	203

第一章*

1

一切都源于一把铁锹，一把普通的尖头铁锹。双簧管演奏员在一家小五金店买它的时候正值热情高涨地给自己的新窝配套设施并准备开发周边土地的时候。那块地有 350 平方米，被建筑工人堆满了砖头、沙子和水泥。300 个平方米在后院，50 个平方米在房子的正面，可以用来砌一个小花圃。

铁锹是他在附近镇上的“家用百货”店里买到的，它被卷在一张黏糊糊的像粘苍蝇纸一样的蜡纸里，这几乎是双簧管演奏员家里的第一把工具。

从妻子名下的公寓里离开的时候，他偷偷拿走了锤子，从速溶咖啡下面拿走了装满钉子的铁盒、平嘴钳和一把生了锈的小刀——这一切全都是作为这所房子的附属品继承下来的。尽管那所房子登记有他的名字，可他从来也没觉得那是自己的窝。那天在市场上他除了铁锹还买了些其他用品：一块漆布，

* 本小说原载俄国《十月》文学杂志 2003 年第 8 期。需要说明的是：本书中的脚注均为译者所加。

沉甸甸的一罐清油，还有一些零零碎碎的东西，比如一把像瓦工用的三角铲但又不是三角铲的工具，是用来除草的。

双簧管演奏员下定决心要做一回主人，但刚刚到手的铁锹却没有个合适的把儿，这让他很是为难。后来他又去了趟市场，看到了一根棍子，就花6卢布买了下来。但棍子刨得很糙，一点儿也不光滑，结果他每次用锹的时候总要戴上手心是粗帆布、手背是绒布的劳动手套——可千万不能让手掌上扎刺啊。这把铁锹有个与众不同的特征，就是：它的头固定得不稳，因为锹头和木柄的连接处只钉了一根钉子，而且钉子太大，没完全钉进去，所以就这样弯在外面……周围这帮有钱的邻居家是根本不可能有这种摇摇晃晃的铁锹的。

双簧管演奏员对自己的这把铁锹没高兴多久，只用它挖了两垄地，用来种了点香芹、生菜、茴香、小萝卜等小菜。而耙子是他向隔壁的亚美尼亚邻居借来的。结果他种的萝卜只长缨不长根，香芹倒是只长根不长茎，生菜也长成了咖啡色，但双簧管演奏员还是感到很骄傲，因为这是属于他自己的东西！他可不是穷得连市场上的蔬菜都买不起，恰恰相反，他还是经常去买的。

2

宇航员没吱一声就从双簧管演奏员那里拿走了铁锹：他总是一声不吭就拿人家的东西。当双簧管演奏员去莫斯科不在家的时候，他拿走了立在人家屋后台阶上的铁锹，回家就开始挖

土，挖了很久，很快他就挖到了坚硬的黏土层。其实他自己也有铁锹，对别人家的铁锹可以不用吝惜。干完活，宇航员把铁锹插在了警察家后门前的肥堆上，可能是忘了从谁家拿来的，或者他根本就懒得再多走4米的路返回双簧管演奏员家的台阶前——那堆大粪刚好就堆在他们两家中间，一家一家之间的栅栏当时还没有弄好。

警察发现了这把平白出现的铁锹，很是高兴，他一把拿走，用它挖了一个种苹果树的大坑。三天前妻子就吩咐他做这个活计，但他因为喝酒、吃羊肉串搞得酩酊大醉，这事就没干。警察刚干完，住在边套的亚美尼亚人亚瑟的母亲就来借工具。顺便说一句，这个亚瑟与圆桌骑士^①没有任何关系，但却和大众饮食骑士^②关系重大。这把铁锹引发的事件后来变得错综复杂。

双簧管演奏员两天后开着自己的那辆破老爷车从莫斯科赶回来才找回自己的铁锹，他想挖一条地槽种上紫菀做院子的边饰：他在回来的路上买了些花苗。他东看西看，到处也找不到铁锹让他感到很心烦。其实，并不是什么大不快让他沮丧，对那些他倒总是能勇敢地去面对，去反抗；倒是这些小事，一会儿丢东西了，一会儿看电视找不到眼镜了，要不就是拖鞋不见了，手套丢了，雨伞不知扔哪儿去了……与生活中这些烦人小

① 圆桌骑士是中世纪传说中亚瑟王麾下最高级别的骑士，他们会定期围坐在一张巨大的圆桌旁召开会议或者聚会。这里因为亚美尼亚人亚瑟和亚瑟王同名，所以作者这样调侃。

② 在俄罗斯，高加索来的居民多从事饮食业，诸如开饭馆、咖啡厅等等，他们的工作关乎大众饮食，因此这里作者称他们是“大众饮食骑士”，同样是调侃的说法。

事的斗争总是令他疲惫不堪……双簧管演奏员一脸愁容，走到屋后的台阶上，突然发现自己的工具竟然在隔壁老太太手里，她无论天气如何总是在菜园子里忙活。即使给他 1000 把铁锹，他也能一眼就认出自己的那把。他有些不好意思地对老太太说，这把铁锹是他双簧管演奏员的。老太太惊讶地回答，这把铁锹是几天前她亲自从普季岑警官那里租来的——老太太很喜欢用“亲自”这个词，比如她总是说：我们多尔玛尼昂家族的人亲自干什么干什么。

双簧管演奏员一眼就认出自己钉的那根歪翘在锹头固定孔里的钉子，他感到很气愤，老太婆竟然如此肆无忌惮地在他面前瞪眼说胡话。于是他上了二楼带阳台的书房，坐下喝起了酒，傍晚他像个小偷一样从隔壁人家的门廊处悄无声息地拿回了铁锹，藏了起来。

公平和正义在这有限的一小块地方暂时恢复了……

这座两层的红砖小楼能住四家，就是那种在欧洲城市的城郊被称为 townhouse 的小楼，它孤独地立在工人新村里，看上去像个老爷。周围都是矮房子，只有一层，一般就是木板和胶合板搭起来的，年头久了再加上常年留在上面的湿气，看上去黑乎乎的。到处都是破旧的板棚、鸡窝，随处可见污水坑和在那里动来动去的满身生疮的野猫、小心啄食的小鸟。离这儿不远处，一根根晾衣绳上挂满了各色衣服，醋栗和花楸树生长茂盛，结满果实，土豆秧的叶子都卷着；如果下雨，臀部下垂的大妈们就穿着背心和胶皮靴走来走去；如果天气暖和，她们就赤着脏兮兮的双脚、穿着花里胡哨的

布拖鞋和亚麻的萨拉范^①；男人们则晃来晃去，忙着脱粒。风把最近一家农场里的大粪味、垃圾的怪味、煎炸过食物的已发霉的剩黄油的臭味和旱厕所的恶心味一股脑都吹到了 town-house 里来。

当然，这座小楼可以说是文明的绿洲，因为这里通电，也通管道煤气，有浴室和温暖的卫生间，有锅炉提供热水，马桶连接到唯一的中央排水系统，生活在郊外的人们从来就不怀疑古罗马这项发明是确实确实存在的。

小楼前面有一条平坦的柏油马路从大公路通过来，一直延伸到某位州领导的别墅前。那座别墅建得很气派，显得鹤立鸡群。对这块被圈起来受保护的地方，村里人叫它银行家村，公路上一天到晚总是有一群乱哄哄的士兵走来走去：早晨朝一个方向，晚上朝另一个方向，大概，他们是从附近驻军那里借来给有钱人盖房子的。

柏油马路到了银行家村就堂而皇之地中断了，后面就是坑坑洼洼的乡下土路。但是一年中任何时候、任何天气到我们的的小楼还是没有问题的。然而如果想到村子的深处，在雨势不很大的情况下，只有自卸货车或者拖拉机才能进得去。

小楼里住了四家，每家都是两层四居室：上面是三个房间，下面是9平方米的厨房和客厅；卫生间、前后两个入户楼梯、一个我们这儿习惯按意大利方式称之为敞廊的宽敞的阳台和一个混凝土浇筑的大地窖，在那儿大家一般都用它堆放些破

^① 萨拉范，俄罗斯民族服饰，女式无袖连衣裙。

烂，以备不时之需。那里还得抽湿。这些事周围的邻居早就做好了，当然，双簧管演奏员还没做。

3

双簧管演奏员名叫康斯坦丁，莫斯科人，50岁上下。他身材瘦削而结实，一头乱蓬蓬的头发，络腮胡子里已现出了花白，微鼓的鼻梁使他看上去更像个南方人。他是由于很偶然的机缘住进这座小楼的，事情是这样的：他的第三任妻子是个相当活络的女人。当他们15年前相识的时候，他30多岁，她比他小5岁，还不到30。他当时单身，到处巡回演出，过着美好的飞来飞去的飞人生活，有很多美金，80年代末就开通了VISA卡，用现在的话说，就是“酷毙了”。他穿着西班牙产的服装，开着当时非常显阔的玫红色“小九”^①；住的两居室公寓面积虽然不大，但却很体面，而且位于高档的多罗戈米洛夫大街^②。房间层高2.6米，嵌着雕花吊顶；厨房9个平方米，因为是开放式的，所以在这里就餐。家里有很多古董和绘画，都是追求他的搞艺术的前女友和早先的普通女友送的，也就是说，他一直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

他后来的妻子当时没有自己的住房，带着前夫留下的年幼的女儿和自己的爸爸以及爸爸的妻子住在伊兹玛伊洛夫的一套

① 俄罗斯伏尔加汽车制造厂1987—2004年间生产的一款小型两厢轿车，正式名称为BA3-2109，俗称“小九”。

② 多罗戈米洛夫大街位于莫斯科非常核心的区域。

三居室里。层高也是 2.6 米，厨房只有 6.5 个平方米。她的父亲曾是个将军，身材高大但却一副萎靡不振的神态，这在南方人中极为少见；他的妻子身材矮小，整天唠叨个没完。女儿的父亲——她的前夫——名叫热尼亚，是个足球运动员，但后来不知去向了。也就是说，他曾和他们一起生活过，不过早就因为家里没人需要他，因为他运动前途的终结和在最好的运动阶段无度酗酒而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这段罗曼史对于双簧管演奏员来说持续的时间太长，长得有点难受，就像是阵地上胶着的拉锯战，还好，并无成见的各方观战者很快就都明白了，这场恋爱的结局是注定的。

起初他的女友安娜表现得很是乖巧低调，少言寡语，耐心倾听，读他推荐给她的书，不是他推荐的她就不读，从不和自己的闺蜜们煲电话粥来打扰他；在家做饭，收拾屋子，在床上也从不苛刻——虽浪荡但有分寸，不会纠缠，不让他睡觉。她有一辆老式的迷你日古丽牌轿车，是她老爸买了伏尔加后淘汰给她的。她就是开着这辆车把双簧管演奏员演出穿的晚礼服、裤子、风衣和他扔在沙发、扶手椅上特别喜欢的格子围巾一次次送到“美国女人”干洗店干洗熨烫的。

她不聪明，可也不笨。大学毕业，专业是电脑程序。她给人的印象是一个在知识分子圈子里生活过的人；她不那么善良，可也不恶毒；她不乱花钱，可也不吝啬；不漂亮，但挺有魅力且可爱；不热情，也不冷淡——一般人对这种不苟求的女人是很容易习惯的。

还不到 45 岁，尽管有点早，双簧管演奏员就开始苦恼于

这种像吉普赛人一样居无定所的生活。他厌倦了国际机场，厌倦了蓝色海岸宾馆、宾馆里的游泳池和那些根本不需要就跑来更换毛巾的殷勤的服务员；他烦透了记者，吃够了单调的自助早餐，总是咖啡饮料、一成不变的果汁、蛋糕配果酱；他厌倦了客房小吧台的账单，尽管每次他都会责骂自己，可当音乐会结束回到客房时他总是会忍不住要从那里拿点什么。总之，他已经厌倦了流浪：收拾行李，打开箱子，逛各种纪念品店或者去 Rivoli 专卖店给自己在莫斯科的女友们购买高档内衣。他有一个无可厚非的嗜好，就是喜欢看她们在他面前试内衣。他厌倦了曲谱，厌倦了音乐家和那些八面玲珑、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的行政人员，甚至连那个不辞辛苦为他们组织演出的西班牙人也让他感到心烦；不管听上去有多奇怪，他甚至对钱也厌倦不堪了。其实，总是有人伸手向双簧管演奏员要钱。第一任妻子不停地向他索要儿子的抚养费，事实上他根本就不知道这个儿子的存在，这个孩子完全是由妻子的第二任丈夫——一个富有的律师来教育的；除此之外，他又总是不得不花钱。每次一回到莫斯科就得和那些女友坐在令人厌烦的小酒馆里或者是在旧货铺子里闲逛。他的钱很多，多到从来就没有不够的时候。

他就想待在家里，穿着家居服和拖鞋，白天看看电视，摸摸随和而忠诚的狗狗或者女人软软的后脖颈。一早就起床先喝一杯加白兰地的咖啡，也不用担心嘴里有酒味，反正也不开车外出；下午两点再给自己来一杯卡奇利鸡尾酒^①，可以多放些罗

① 一种源自古巴的，用古巴的卡蒂罗姆酒、青柠榨汁和糖浆做成的鸡尾酒。

姆酒，用不着舍不得，更用不着惦记时间，总是看表。

他已经得到了很多。自从 21 岁赢得了音乐比赛大奖之后他就在音乐圈里有了名气，演出中经常担任独奏，后来又领衔了自己的铜管五重奏组，在世界各地举办音乐会。但就像普通的男人一样，到了中年他就明白了，其实他一辈子也不会真正拥有年轻时梦想得到的那些光环，还是求上帝帮他保住头顶上这一小块安身立命的屋顶吧。双簧管演奏员从不自欺欺人，他清楚地知道，他的生活其实很多方面并不那么光鲜，即使对于很多人来说，他所取得的成就正是他们梦寐以求而又求之不得的东西。他知道，如果严格地说，他应该是个失败者：他依然像过去一样热爱音乐，热爱自己那根神奇的木制双簧管，但他又厌倦这一切，厌倦在所谓的艺术周围挣扎。他最厌倦的是人，他已经不再隐瞒这一点。他就是一个居无定所的流浪汉，他的那点气场很快也不够维持外表的光鲜了。他已无力再去遵守各种条条框框，年轻时的愤青激昂早已荡然无存。他不想克制自己对荷兰雪茄的痴迷，那是在一次旅行中爱上的。很快，非常快，他就会被调去做老师的工作，目前他已经在格涅辛音乐学院^①里开了一个训练班，不演出以后，他买高档衣服也没什么用处了。最主要的是，那些年龄不同、气质各异、在他生活的各个不同阶段陪伴在他身边的女人当中好像没有一个真正爱过他。

^① 俄罗斯格涅辛音乐学院创建于 1895 年，由著名的格涅辛音乐世家创立，目前是全俄罗斯培养本国及外国音乐艺术全面人才最知名的艺术学府之一。

4

他的前两次婚姻都灼伤了他。从一开始就没有深思熟虑，急急忙忙把婚结了，又急急忙忙地离。这一次他像所有单身汉一样，并不急着与她走进婚姻生活。也用不着着急，因为他的这个新女友仿佛对现状十分满意。第一年，每当他来莫斯科的时候，他们就一周见个两次左右。从某一天开始，他的浴室里出现了她的洗发香波和电吹风，这也没什么错：每次他还没起床，她就已经洗好了澡，吹干了头发，然后递给他一杯咖啡，在他耳边喃喃地说了声，吻了他一下就去上班了。原来，在他家干了5年的钟点工懒得去擦音响后面的灰尘，就送了他一盆漂亮挺拔的棕榈摆在音响前面，说是装饰书房。这之后在他离开莫斯科去巡回演出时，他把家里的钥匙留给了女友，因为棕榈需要浇水。其实，他从不把家里的钥匙留给任何人，特别是女人。他家的钥匙就这样很自然地在她的钥匙串上占据了一个位置，与父母在伊兹玛伊洛沃的公寓钥匙放在一起。她倒也从不会不吱一声就来他家，虽然他家有她的拖鞋，有装着换洗内衣的袋子，现在枕头下面又有了暂居的家居服。

他也开始时不时地到她家里去走走，与她和她的将军老爸打打扑克，但他却总是输。有时玩十五子游戏还能捞回点本儿，但将军当然会出于好客而自愿输给他两盘。将军满头银发，连眉毛和胡子也是银白的。

在这个家里，大家都温柔和气，小热尼亚是一个懂事、机灵、有魅力的孩子，也不是没一点儿脾气，但依然被家里人温柔地爱着。双簧管演奏员在这里感到很宁静。更令他感动的是将军的妻子对丈夫的态度：每次将军过生日，家里总是聚满了亲戚和早已成为亲戚的朋友，这个小巧的女人每年都眼含热泪讲同样的祝酒词，就是说，她感激上帝让她能够生活在如此优秀的男人身边。她每年都一字不差地重复这些话，但大家依然备受感动，因为丈夫还是那个丈夫，从未改变……而且在这个家里，大家给予他双簧管演奏员的是一种让他没有压力的尊敬，特别是每当在电视上看到他的时候。

他的父母一个是歌唱演员，一个是四海为家的导演。小时候，父母总是把他留在外省的一所大房子里，到处是灰尘、蟑螂和演员人家的混乱不堪。他一会儿被交给外婆照料，一会儿又被交给奶奶看管，后来在他成年后的许多岁月中，他也像自己的父母那样，成年累月和行李箱为伴。但这个家庭生活方式中的那种南方的温暖、那种小市民生活的甜腻让他感觉很奇怪。这个家特别的舒适倒不是说表现在壁柜里摆着水晶饰品，表现在地板上铺着地毯，餐具柜里放着难看的车模，地上摆着俗气的落地大花瓶，也不是表现在饰有骑手图案的金属手工艺摆件，在显眼的地方挂着嵌着金色牌子的软皮箭囊，里面塞的不是爱神埃莫的箭，而是烤羊肉串用的铁钎，墙上挂着毫无才气的画师绘制的风景画，而是正相反，女主人精心收拾后的整洁，甚至有些刻板的一尘不染，让这个家看上去仿佛没人居住；甚至将军每天看的报纸——不知为什么，他喜欢看周

刊——也总是放在同一个位置，眼镜盒放在上面，好像事实上没人看过这些报纸。但双簧管演奏员还是被这种生活的规律和有序、南方人家的好客、他们对传统的恪守所吸引。常常能够看到，将军微笑着窸窸窣窣地去开酒柜上的小锁，然后拿出一瓶格鲁吉亚白兰地，他一直都比较喜欢叶尼谢利这个牌子。老人的每一个动作都像体操运动员一样精准细致，对着光线仔细端详酒的色彩、别致的酒盅，完成某种特殊仪式一般地将酒杯斟满，说出辞藻华丽的祝酒词，在这之间便是漫长得仿佛永恒一般的等待和昂贵的香肠、鱼子酱以及切得很薄的一片柠檬。你根本猜不出主人何时才能斟满第二杯，你什么时候才能摆脱这种局面。

两人认识三年之后，安娜搬到了他那里。

后来又过了约莫七年的光景，双簧管演奏员和自己的女学生开始了一段轰轰烈烈的罗曼史。那女孩并不漂亮，活像一只翘鼻子的凤头麦鸡，但很有魅力。她的年龄足可以做他的女儿，而且对他言听计从。但当他发现，他们两人已经走得太远，而他与安娜的关系却濒临崩溃的时候，他猛然感到了一阵恐慌。他突然明白，这个长久陪伴在他身边、已经不再年轻的女友就是尼古拉·罗斯托夫^①所说的只有割断它你才会感觉到的那根手指。他立刻与女孩断了关系，郑重其事地把安娜娶进了家门。在他们相识的十五年里，安娜作为合法妻子才只有五年。

^① 尼古拉·利沃维奇·罗斯托夫是列夫·托尔斯泰的长篇小说《战争与和平》中的人物。

5

但就这五年对于双簧管演奏员来说已经绰绰有余了，因为不管过去他自认为在恋爱这种事上是多么内行，像很多轻率的男人那样他也天真地认为，十年时间他就会对自己未来的另一半了如指掌，并能够指望她能让他开心，宽容他，对他犯的小错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姑息纵容他的一切。

但结果当然是完全相反。

其实原因并不仅仅在于是否去登记。原因是刚好在婚礼前一个月，新娘的那个寡居多年、无儿无女又常年卧病在床的姨妈终于死了，她的遗产轰然落入了新娘的口袋。“轰然落入”这个词不是最准确，因为姨妈病了很久，外甥女经常给她送吃的，送她去医院，但老太太是个爱耍性子的主儿，她的心脏要是好，谁也不知道她还得折腾多少年，还会有多少怪念头从她那已经糊里糊涂的脑袋里蹦出来。而且没人见过她的遗嘱，但最终一切都结束得再圆满不过了，老太太嘎嘣一下在自己的床上蹬了腿儿。这下双簧管演奏员那个没有嫁妆的新嫁娘摇身一变，带着闪亮的彩礼戴上了婚礼的花冠。

后来她也曾怀疑过双簧管演奏员居心不良，仿佛是贪图这些东西才娶她的：斯大林式高楼中的一套两居室，地下车库里的一个停车位，一大堆乱七八糟的首饰，两套并不怎么值钱的餐具，早在60年代走后门买来的罗马尼亚家具，曾经不停地专门订购、其实后来谁也没有读过的很多作家的作品集——多